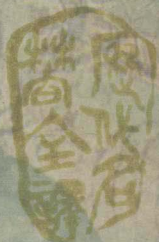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貴州人民出版社

六韜 · 司馬法 · 吳子 · 全譯
黃石公三略 · 李卫公問對

王曉衛 楊 軍 邱瑞祥 譯注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王晓卫 杨军 邱瑞祥 译注

六韬·吴子·司马法
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
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孟筑敏
封面设计 张彪 唐 怡
技术设计 祖 铭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阳市市北路 68 号附 1 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6828993

六韬·吴子·司马法全译
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

王晓卫 杨 军 邱瑞祥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5 印张 51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21-04626-3/K·412 定价:28.60 元

本书获贵州大学社科基金资助

总 目 录

六韬全译	(1)
吴子全译	(261)
司马法全译	(337)
黄石公三略	(417)
李卫公问对	(477)

六
韜
全
译

王晓卫
译注

目 录

前 言

卷第一 文韬	(23)
文师	(24)
盈虚	(30)
国务	(33)
大礼	(35)
明传	(38)
六守	(40)
守土	(43)
守国	(46)
上贤	(49)
举贤	(54)
赏罚	(56)
兵道	(58)
 卷第二 武韬	 (62)
发启	(62)

文启	(68)
文伐	(72)
顺启	(78)
三疑	(80)
 卷第三 龙韬	 (83)
王翼	(84)
论将	(90)
选将	(93)
立将	(96)
将威	(101)
励军	(103)
阴符	(106)
阴书	(108)
军势	(110)
奇兵	(115)
五音	(121)
兵征	(126)
农器	(130)
 卷第四 虎韬	 (134)
军用	(134)
三陈	(144)
疾战	(146)
必出	(148)
军略	(152)
临境	(156)
动静	(158)

金鼓	(162)
绝道	(165)
略地	(167)
火战	(172)
垒虚	(175)
卷第五 豹韬	(178)
林战	(178)
突战	(181)
敌强	(184)
敌武	(187)
鸟云山兵	(189)
鸟云泽兵	(193)
少众	(196)
分险	(198)
卷第六 犬韬	(202)
分合	(202)
武锋	(205)
练士	(207)
教战	(210)
均兵	(213)
武车士	(217)
武骑士	(218)
战车	(220)
战骑	(224)
战步	(229)

附录

银雀山汉墓竹简中的《六韬》逸文·····	(232)
《群书治要》中的《六韬》逸文·····	(235)
孙同元《六韬逸文》·····	(242)
《六韬》著录论辨文字选辑·····	(255)

前 言

《六韬》是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北宋神宗元丰年间，与《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繚子》、《黄石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起，被钦定为武学教材和武举考选课目，合称《武经七书》。从此，《六韬》流传更广，版本日多，研究者日盛。从明后期开始，《六韬》渐次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影响已不限于中国。这样一部重要的兵书，对它加以注译，以便一般读者阅读，自有必要；在书前就有关重要问题作些考辨和说明，以供读者参考，更有必要。

一、关于《六韬》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庄子·徐无鬼》曾提到《六弢》：“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六弢》是否就是《六韬》呢？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司马彪、崔撰之说，提出了三种可能：第一，《六弢》为周书篇名；第二，《六弢》为秘讖；第

三,《六弢》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包括文、武、虎、豹、龙、犬六部分。看来,并不能肯定地说,先秦文献中已提到《六韬》其书。

最早肯定地提到《六韬》中内容的是《淮南子·精神训》:“故通许由之意,《金縢》、《豹韬》废矣。”《豹韬》为《六韬》中一部分,西汉文、景时期的淮南王及其门客见过《六韬》一书,似无疑问。但是,《淮南子》为什么不称《六韬》,而只称《豹韬》呢?余嘉锡先生曾指出,古书有单篇别行之例(《古书通例》95页)。淮南门客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种文本。《汉书·艺文志》未著录《六韬》,大约也由于这一类缘故。

有的学者认为,《汉书·艺文志》实际上提到了《六韬》。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周史六弢》六篇。颜师古注:“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受颜注影响,后世颇有认为《周史六弢》即《六韬》者。但是,《汉书·艺文志》明明白白地说,《周史六弢》所记之事,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显然与《六韬》各篇皆托为周文王、武王与太公问对全无关涉。清人沈涛指出:儒家类的《周史六弢》,六乃大字之误,《汉书·古今人表》等有周史大弢其人。古字书没有弢字,《玉篇》以降始有此字,周史大弢当为周史大弢,即《庄子·则阳》篇仲尼所问之太史大弢,所以《汉书·艺文志》有“或曰孔子问焉”一说。沈涛说理据充沛,足以明颜注为非。沈涛说详见附录四。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包括:“《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沈钦韩《汉书疏证》认为:“《兵》者,即《太公兵法》。”沈涛则认为:“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笔者认为,沈

钦韩说过于绝对，有昧于古书分合变化之理，沈涛说则近是。今本《六韬》内容庞杂，有的篇章并不重在谈兵，有的偏重阴谋，自然有出于《谋》和《言》的可能，未必全与《兵》发生关系。所以，笔者认为沈涛说有一定道理。不过，今本《六韬》并非全出于《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实包括后人所增益附会者，这点，后文将另作讨论。《太公》与《六韬》的关系，实非同书异名，而是渊源有自、相互取材。盖刘向、刘歆父子先后著《别录》、《七略》，取托为太公之言者汇为一书，即余嘉锡先生所说：“又有合同类之书数种，离合其篇章，编为一书者。”（《古书通例》106页）因此，可以说《六韬》别行单篇有收入《太公》中的，却不能简单化地把《太公》视作《六韬》之古本。由于有的学者把《太公》与《六韬》视为一回事，进而认为秦末黄石老人传授给张良的《太公兵法》，就是《六韬》。揆情度理而论，张良圯上所得的《太公兵法》，未必就完全等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太公》，与《六韬》又怎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因此，就文献所提供的信息而言，我们尚不能肯定地说《六韬》一书已经在西汉出现，但其单篇别行的历史，则至迟始于西汉初期。

本世纪70年代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信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武帝时期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不少简文与传本《六韬》文字相近，而《守土》、《三疑》等篇题更与传本相合。据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传本《六韬·文韬》中的《文师》、《六守》、《守土》、《守国》，《武韬》中的《发启》、《文启》、《三疑》的一些段、句，也出现在汉简中。汉简的主人，应该见过《六韬》一书。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墓又出土了一批竹简，题名《太公》，其内容有的与今本《六韬》相合，有的则非今本《六韬》所能包容。可惜定县汉简至今尚未发表，不得据之

以详论《太公》与《六韬》的关系。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至迟在西汉文、景时期，已有《六韬》古本出现在中原，结合淮南门客见过单篇别行的《豹韬》来考察，《六韬》的成书年代，早可能在战国后期，晚不会迟于秦汉之际。因为从《六韬》成书到银雀山汉墓主人，《六韬》一书，应有一个流传和初步发生影响的过程。

弄清了《六韬》大致的成书年代，《隋书·经籍志》所谓《六韬》为周文王师姜望撰之说，自不能成立。不过，北宋以前的学者，对此一问题，并未抱怀疑态度。北宋神宗朝列《六韬》为《武经七书》之一，学者们开始用较多精力研读《六韬》，始觉察到《六韬》不可能为姜望所撰。曾参与校定《武经七书》的武学博士何去非，首先提出疑问。南宋著名学者叶适认为，自《龙韬》以后四十三篇，为《孙子》义疏。目录学家陈振孙认为：“其辞鄙俚，世俗依托也。”（《直斋书录解題》）此后的学者，除清代孙星衍等一两家外，大都不相信《六韬》的作者是姜望。

我们既已认定《六韬》成书于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际，其最早的作者自然为此一时期之人。下这样的结论，首先要排除《六韬》为后人传述太公之言的可能。《六韬》所反映的历史环境、战争特点和作战手段，毫无西周初年的影子，甚至也不可能发生在春秋和战国前期，这是十分明白的事实。南宋学者王应麟指出：“《六韬》言战骑，其书当出于周末。”（《困学纪闻》卷五）叶适指出，《六韬》多有因袭《孙子》、《吴子》之处。清人崔述认为：“《六韬》所言，术浅而文陋，较之孙武、吴起之书，犹且远出其下，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丰镐考信录·齐太公》）今人蓝永蔚指出，《六韬》已用五行相生克来解释五行学说，并把成熟的骑兵战术总结为军事理论，“成书年代大致应当在战国末期”（《春秋时期的步兵》40页）。孔德骥指出：“《六韬·犬韬》详细阐述

了‘战车’、‘战骑’、‘战步’及其相互关系，正是战国后期所普遍采用的战术原则的反映。”（《六韬浅说》9页）总之，《六韬》不存在后人传述太公之言的可能，其最早的作者只能为战国后期到秦汉之际人。

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推测，《六韬》最早的作者有可能是战国后期到秦汉之际齐地的兵家。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先秦兵家之学，以齐国为最盛。”（《司马法浅说序》）《孙子》和《孙臆兵法》的作者均出于齐，《周礼》、《司马法》、《管子》也都是战国时齐国的著作，银雀山汉简的出土地临沂是齐国故地，托名太公以立说似乎包含着一种宗国观念，《六韬》中因袭两《孙子》和《管子》之处又特别多。这些似乎都在暗示着《六韬》的地域特点。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六韬》的作者是齐地兵家。另外，《六韬》的作者有可能不止一人。假托太公以立言，在战国后期蔚然成风。《尉繚子·兵教》有武王和太公关于“用人之要”的对话，《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太公和周公旦关于诛“不臣天子”者的对话。此类例子，屡见于当时文献。自然，当时假托太公以谈兵论战者，必不限于二三子。兵家杂抄诸家之说，汇为一书，遂成为《六韬》古本，这样的可能，应该是有的。

二、《六韬》流传过程中的再加工

我们肯定《六韬》至迟在秦汉之际已成书，并不意味着同意不加区别地把《六韬》的全部文字，视作西汉以前的材料。《六韬》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人们出于种种原因，进行过再加工。古

书在流传过程中被传播者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再加工，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只不过有的再加工的程度不深，尚不足以影响古书材料的整齐性；有的则“口耳相传，至后世始著竹帛，及随时羼乱增益者”（余嘉锡《古书通例》130页），古书材料已不整齐，包括了不同时代的信息。今本《六韬》即属于后者。银雀山汉简发表前，古书辨伪之风盛行，抓住古书“随时羼乱增益者”，便否定古书之价值，对古书可信部分也采取弃捐的态度，可以说是普遍的现象。银雀山汉简发表后，学者纷纷据之以论定有关古书的成书年代，于是不加区别地引用这些古书，仿佛手中所握之卷即银雀山汉墓主人当年所见之本，对上千年的流传过程中文本可能发生的变化，不加分析研究，对文本中可能包括的不同时代的信息一概而相量，也成为普遍的现象。显然，前后两种态度都是有缺陷的。今日欲使对古书的研究更上层楼，有必要谨慎地甄别同一书中不同篇章所传达的信息，辨明哪些是成书年代的信息，哪些是不同的流播阶段的信息，依其时代，分别为用。笔者对《六韬》，即取这样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同信息的时代性的把握未必都准确，但有所区别总比眉毛胡子一把抓更接近真理些。

《六韬》在流传过程中的再加工，因程度不同而表现为三方面情况。

第一，传抄者只是根据语言习惯对古本稍加文饰，但不羼入己意，忠实地保留了古本文意。或者，因为传抄系统不同，在篇章次第上有所异同而已。如《武韬·文启》：“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汉简作“上劳刑繁民忧”。《文韬·守国》：“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汉简作：“发之阴，会之阳。”两相比较，汉简本古朴简净，易于竹帛书写；今本从容舒缓，读来有雍容之姿。不同时代的文风，由斯可见，而文意却没有改变。这种再加工现象，几